

中学生创新阅读

中学生创新阅读编委会 编

2010

—2011年

ZHONGXUESHENG
CHUANGXIN YUEDU

名家散文

排行榜



非常7+2:

7本名家精品选萃+最新初中、高中满分作文精选
灵感与墨香齐飞，妙文共青春一色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中学生创新阅读编委会 编

2010
中学生创新阅读 — 2011年
名家散文 排行榜
MINGJIA SANWEN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0-2011年名家散文排行榜/中学生创新阅读编
委会编. —重庆: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1.4

(中学生创新阅读)

ISBN 978-7-5624-5935-4

I. ①2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01697号

2010-2011年名家散文排行榜

中学生创新阅读编委会 编

策 划: 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王伦航 版式设计:曾滢媛

责任校对:贾 梅 责任印制:张 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邓晓益

社址: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(A区)内

邮编:400030

电话:(023) 65102378 65105781

传真:(023) 65103686 65105565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16 印张:14.75 字数:230千

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5935-4 定价:25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违者必究

目录 Contents

特别推荐 2010-2011年度散文排行榜

- 落红萧萧为哪般 / 迟子建 002
行走阿勒泰 / 李 娟 006
月光里的贼 / 刘亮程 017
德格：湖山之间，故事流传 / 阿 来 035
大地深处 / 于 坚 047
时医 / 张大春 059
诚实与善思 / 史铁生 063
失帽记 / 余光中 072
写给母亲 / 贾平凹 076
父亲 / 北 岛 078

特别关注 2010-2011年度散文上榜佳作

千字文·文字是肉做的

- 夕颜 / 项丽敏 096
你看出了一只狗的寒冷 / 韩少功 098
少年愁 / 刘以林 100

乡村·被我用弯的闪电才可以叫做月光

乡村黎明 / 王克楠 102

暖暖的山坡 / 微紫 104

我们的村庄 / 王佩 106

流年·纸上的建筑

水边的文字屋 / 曹文轩 114

阳光下有禅机的微笑 / 葛水平 117

小忧伤·热的温的凉的

牛的愤怒 / 川美 120

世界上最荒凉的动物园 / 苏童 131

记忆·雨滴的神经末梢

一段几近遗忘的经历 / 阮殿文 134

消失 / 肖欣楠 140

出神·风送来了花香，也送了明亮

风 / 金所军 143

家园 / 周亚 145

关注·心疼天空也心疼大地

凡生命尽予收容 / 张承志 150

戈壁来的呼唤——致彭加木 / 刘克襄 153

生灵们·大的小的不大也不小的

温暖的约定 / 周国平 159

站立的马 / 韩东 163

传真·一个人和一群人

不忍逼视的细节 / 耿立 165

经历·一个是火车，另一个是汽车

在K9064上 / 何立伟 176

验车记 / 徐 坤 179

走笔·外国的月亮

误读的力量 / 翟永明 182

日本的挖红薯运动 / 萨 苏 185

第二性·她传奇

秋瑾：革命者的孤独 / 蒋 勋 187

超女西施 / 大 卫 190

趣味·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事

丘吉尔的机智和幽默 / 王开林 197

那些老头们 / 白岩松 199

演讲录·感知中国感谢相貌感恩成功

在法兰克福“感知中国”论坛上的演讲 / 莫 言 202

相貌与成功的关系 / 俞敏洪 207

后记 223

2010-2011年度散文排行榜

特别推荐

2010-2011年度散文排行榜

特别推荐

落红萧萧为哪般

迟子建

萧红出生时，呼兰河水是清的。月亮喜欢把垂下的长发，轻轻浸在河里，洗濯它一路走来惹上的尘埃。于是我们在萧红的作品中，看到了呼兰河上摇曳的月光。那样的月光即使沉重，也带着股芬芳之气。萧红在香港辞世时，呼兰河水仍是清的。由于被日军占领，香港市面上骨灰盒紧缺，端木蕻良不得不去一家古玩店，买了一对素雅的花瓶，替代骨灰盒。这个无奈之举，在我看来，是冥冥之中萧红的暗中诉求。因为萧红是一朵盛开了半世的玫瑰，她的灵骨是花泥，回归花瓶，适得其所。

香港沦陷，为安全计，端木蕻良将萧红的骨灰分装在两只花瓶中，一只埋在浅水湾，如戴望舒所言，卧听着“海涛闲话”；另一只埋在战时临时医院，也就是如今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一棵树下，仰看着花开花落。

我三月来到香港大学做驻校作家时，北国还是一片苍茫。看惯了白雪，陡然间满目绿色，还有点不适应。我用晚饭后漫长的散步，来融入异乡的春天。

从我暂住的寓所，向南行五六分钟吧，可看到一个小山坡。来港后的次日黄昏，我无意中散步到此，见到围栏上悬挂的金字匾额是“圣士提反女子中学”时，心下一惊，难道这就是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？难道不期然间，我已与她相逢？

我没有猜错，萧红就在那里。

萧红1911年出生在呼兰河畔，旧中国的苦难和她个人情感生活的波折，让她饱尝艰辛，一生颠沛流离，可她的笔却始终饱蘸深情，气贯长虹。萧红留下了两部传世之作《生死场》和《呼兰河传》，前者由鲁迅

先生作序，后者则是茅盾先生作序。而《生死场》的原名叫《麦场》，标题亦是胡风先生为其改的。可以说，萧红踏上文坛，与这些泰斗级人物的提携和激赏是分不开的。不过，萧红本来就是一片广袤而葳蕤的原野，只需那么一点点光，一点点清风，就可以把她照亮，就可以把她满腹的清香吹拂出来。

萧红在情感生活上既幸运又不幸。幸运的是爱慕她的人很多，她也曾有过欢欣和愉悦；不幸的是真正疼她的人很少。她两度生产，第一个因无力抚养，生下后就送了人；而在武汉的白朗家生下第二个孩子时，萧红身边，却没有相伴的爱人，孩子出生不久即夭折。婚姻和生育，于别人是甜蜜和幸福，可对萧红来说，却总是痛苦和悲凉！难怪她的作品，总有一缕摆不脱的忧伤。

萧红与萧军在东北相恋，在西安分手。他们的分手，使萧红一度心灰意冷，她远赴日本疗伤。那期间，她的作品并不多，有影响的，应该是短篇小说《牛车上》。赴日期间，鲁迅先生病逝，这使内心灰暗的她，更失去了一份光明。萧红才情的爆发，恰恰是她在香港的时候，那也是她生命中的最后岁月。《呼兰河传》无疑是萧红的绝唱，茅盾先生称它为“一幅多彩的风景画，一串凄婉的歌谣”，可谓一语语中。她用这部小说，把故园中春时的花朵和蝴蝶，夏时的火烧云和虫鸣，秋时的月光和寒霜，冬时的飞雪和麻雀，连同那些苦难辛酸而又不乏优美清丽的人间故事，用一根精巧的绣花针，疏朗有致地绣在一起，为中国现代文学打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“后花园”，生机盎然，经久不衰。

萧军、端木蕻良和骆宾基，这几个与萧红的情感生活紧密相连的男人，在萧红故去后，彼此责备。萧红身处绝境，一盏灯即将耗掉灯油之际，竟天真地幻想着尚武的萧军，能够天外来客一样飞到香港，让她脱离苦海。萧红临终前写下的“半生尽遭白眼冷遇……身先死，不甘，不甘！”可以说是她对自己凄凉遭遇的血泪控诉！事实是，萧红去了，但她的作品留下来了，她用作品获得了永恒的青春！

我想起了多年以前，追逐着萧红足迹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先生，对我讲起他当面指责端木蕻良辜负了萧红时，端木突然痛哭失声。我想无论是葛浩文还是我们这些萧红的读者，听到这样的哭声，都会报之以同情和理解。毕竟，那一代人的情感纠葛，爱与痛，欢欣与悲苦，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。端木蕻良能够在风烛残年写作《曹雪芹》，也许

与萧红的那句遗言不无关系：“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，留下那半部《红楼梦》，给别人写了”。而且，按照端木蕻良的遗嘱，他的另一半骨灰，由夫人钟耀群带到了香港，埋葬在圣士提反女校的树丛中，默默地陪伴着萧红。只是岁月沧桑，萧红那一抔灵骨的确切埋葬地，没人说得清了。只知道她还在那个园子里，在花间树下，在落潮声里。

萧红在浅水湾的墓，已经迁移到广州银河公墓，而她在呼兰河畔的墓，埋的不过是端木蕻良珍存下来的她的一缕青丝而已。一个人的青丝，若附着在人体之上，岁月的霜雪和枯竭的心血，会将它逐渐染白；而脱离了人体的青丝，不管经历怎样的凄风苦雨，依然会像婴孩的眼睛一样，乌黑闪亮。

圣士提反女子中学规模不大，但历史悠久，据说范徐丽泰和吴君如就毕业自这里。它管理极严，平素总是大门紧锁。有一天放学时分，趁学生们出来的一瞬，我混进门里。然而一进去，就被眼尖的门房发现，将我拦住。我向她申明来意，她和善地告诉我，萧红的灵骨确实在园内，只是具体方位他们也不知道。如果我想进园凭吊，需要与校方沟通。她取来一张便条，把联系人的电话给了我。我怅惘地出园的一瞬，忽闻一阵琴声。循声而望，那座古朴的米黄色小楼的二层，正有一位梳短发的女孩，倾着身子，动情地拉着小提琴。窗里的琴声和窗外的鸟鸣呼应着，让我分不清鸟鸣是因琴声而起呢，还是琴声因鸟鸣才如泣如诉。

我没有拨那个电话。在我想来，既然萧红就在园内，我可以在与她一栏之隔的城西公园与她默然相望。圣士提反，是首位为基督教殉难的教徒，他是被异教徒用石块砸死的。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女校，有一股说不出的悲壮，更有一股说不出的圣洁。其实萧红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，只不过她信奉的教是文学，并且也是为它而殉难。她在文学史上的光华，与圣士提反在基督教历史上的光华一样，永远不会泯灭。

清明节的那天，香港烟雨蒙蒙。黄昏时分，我启开一瓶红酒，提着它去圣士提反女子中学，祭奠萧红。我本想带一束鲜花的，可萧红在园内四季有鲜花可赏，那红的扶桑和石榴，紫色的三角梅和白色的百合，都在如火如荼地盛开着。萧红是黑龙江人，那里的严寒和长夜，使她跟当地人一样，喜欢饮酒吸烟。我多想撒一瓶呼兰河畔生产的白酒给她呀，可是遍寻附近的超市，没有买到故乡的酒。我只能以我偏爱的红酒

来代替了。

复活节连着清明，香港的市民都在休长假，圣士提反女校静悄悄的。我在列堤顿道，隔着栏杆，搜寻园内可以撒酒的树。校园里的矮株植物，有叶片黄绿相间的蒲葵，有油绿的鱼尾葵，还有刚打了骨朵的米子兰。我把它轻轻掠过，因为它们显然年轻，而萧红已经去世68年了。最终，我选择了两棵大树，它们看上去年过百岁，而且与栏杆相距半米，适合我撒酒。一株是高大的石榴树，一棵则是冠盖入云、枝干遒劲的榕树。铁栏杆的缝隙，刚好容我伸进手臂。我举着红酒，慢慢将它送进去，默念着萧红的名字，一半撒在石榴树下，另一半撒在树身如水泥浇筑的大榕树下。红酒渐渐流向树根，渗透到泥土之中。它留下的妖娆的暗红的湿痕，仿佛月亮中桂树的影子，隐隐约约，迷迷离离。

撒完红酒，我来到圣士提反女校旁的城西公园。一双黑色的有金黄斑点的蝴蝶，在棕榈树间相互追逐，它们看上去是那么的快乐；而六角亭下的石凳上，坐着一个肤色黝黑的女孩，她举着小镜子，静静地涂着口红。也许，她正要赶赴一场重要的约会。如今的香港，再不像萧红所在之时那般的碧海蓝天了，从我居所望见的维多利亚港和它背后的远山，十有七八是被浓重的烟霭笼罩着。大海这只明净的眼，仿佛患上了白内障。而圣士提反女校周围，亦被幢幢高楼挤压着。萧红安息之处，也就成了繁华喧闹都市中深藏的一块碧玉。不过，这里还是有她喜欢的蝴蝶，有花朵，有不知名的鸟儿来夜夜歌唱。作为黑龙江人，我们一直热切盼望着能把萧红在广州的墓，迁回故乡，可是如今的呼兰河几近干涸，再无清澈可言，你看不到水面的好月光，更看不到放河灯的情景了。我想萧红一生历经风寒，她的灵骨能留在温暖之地，落地生根，于花城看花，在香港与拉琴的女生和涂红唇的少女为邻，也是幸事。更何况，萧红临终有言，她最想埋葬在鲁迅先生的身旁。

走出城西公园，我踏上了圣士提反女校外的另一条路——柏道。暮色渐深，清明离我们也就越来越远了。走着走着，我忽然感觉头顶被什么轻抚了一下，跟着，一样东西飘落在地。原来从女校花园栏杆顶端自由伸出的扶桑枝条，送下来一朵扶桑花。没有风，也没有鸟的蹬踏，但看那朵艳红的扶桑，正在盛时，没有理由凋零。我不知道，它为何而落。可是又何必探究一朵花垂落的缘由呢！我拾起那朵柔软而浓艳的扶桑，带回寓所，放在枕畔，和它一起做星星梦。

行走阿勒泰

李娟

在荒野中睡觉

在庫委，我每天都会花大把大把的时间睡觉。——不睡觉又能干什么呢？躺在有弹性的、干爽碧绿的草地上，老是睁着眼睛盯着上面的蓝天，久了就会很目眩很疲惫，而世界永远不变。

再说，这山野里，可以睡觉的地方实在太多了，随便找个平坦的地方一躺，身子陷在大地里，舒服得要死。睡过一个夏天也不会有人来打扰你。除非寒冷，除非下雨。

寒冷是一点一滴到来的，而雨是猛然间降临的。但是我在露天睡觉时，一般都会用外套蒙着头和上半身，于是，下雨后，往往裤腿湿了大半截了，才迷迷登登地给弄醒。醒后，又迷迷瞪瞪往前走一截子，找个不下雨的地方接着再睡。——我们这里的雨，总是只有一朵云在下，很无聊的样子。其他的云，高兴了才下，不高兴了就不下。那些没云的地方当然应该更没得下了。但是，偏有那么些时候，天上没云，雨也在一把一把地洒——天上明明晴空万里，可雨就是在下。真是想不通……没有云怎么会下雨呢？雨从哪儿来的？这荒野真是毫无道理，但久了又会让你觉得你曾知道的一些道理也许才是真正没道理的。

寒冷也与云有关。当一朵云飘过来的时候，刚好挡住这一片的光线，于是这一片被阴着，凉飕飕地窜着冷气。

有时候寒冷也与时间有关，时间到了，太阳斜下去，把对面山的阴影拉到近旁，一寸寸罩了过来，于是气温就迅速降下来了。

我在山坡上划拉着步子走路，走着走着就开始不由自主地寻找睡觉的地方。除了找平坦的地方以外，还要抬头看上面的天，看离这里最近

的一片云还有多远，再测一下风向，估计半小时之内不会有云遮过来，这才放心地躺下。

那样的睡是不会有梦的，只是睡，只是睡，只是什么也不想地进入深深的感觉……直到睡醒了，才能意识到自己刚才真的睡着了。

有时睡着睡着，心有所动，突然睁开眼睛醒来，看到上面天空的浓烈的蓝色中，均匀地分布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鱼鳞般整整齐齐的白云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像是用一种滚筒印染的方法印上去似的。那些云大小相似，形状也几乎一致，都很薄，很淡，满天都是，一点一点地——不能简单地说它们是“停”在天空的，而是，“吻”在天空的呀！它们一定有着更为深情的内容，要不然不会呈现出如此让人惊奇的情景。我知道这是风的作品，想象着风在我不可触及的高处，是怎样宽广地呼啸着，带着巨大的狂喜，一泻千里，一路上被遭遇的云们，来不及“啊”一声就被打散，来不及追随那风再多奔腾一截，就被抛弃，最后在风的尾势下，被平稳悠长地抚过……这些云是正在喘息的云，是仍处在激动之中的云。这些云没有自己的命运，但是多么幸福……那样的云啊，让人睁开眼睛猛然看到，一朵一朵整齐地排在天空中，说：“结束了……”让人觉得世界就在自己刚刚睡过去的那一小会时间里发生过奇迹了。

没有风的天空，有时会同时泊着两种不同的云，一种更像是雾气一般，又轻又薄，宽宽广广地罩住大半个天空，使天空明亮的湛蓝成为柔柔的粉蓝。这种云的位置较高一些。还有一种，位置要低得多，低得似乎再低十几米就可以伸手触碰了似的。这种云就是我们常见的一团一团的那种，似乎有着很瓷实的质地，还有着耀眼的白——真的，没有一种白能够像云的白那样耀眼炫目，看过以后，目光再停留在其他事物上，眼前仍会晃动着那种白。那不是一种简单的颜色，而是一种灵魂的白。

我想，最开始时，当世界上还没有白色的时候，云就已经在白了吧？

更多的时候，云总是在天空飞快地移动着。如果抬头只看一眼的话，当然是什么也看不出的，只觉得那些云是多么的安静甜蜜。但往整个天空注目久了，会惊觉自己也进入了一场从天到地的大移动中——那样的移动，是整体的，是全面的，强大的——风从一方刮向另一方，这个走向里，万物都被恢弘地统一进同一个方向……尤其是云，尤其是那么

多的云，在天空一同均匀地、协调地往一个方向去——云在天空，在浩荡的风中移动的时候，用“飘”这个词是多么的不准确啊！这种移动是一种具有力量的移动，就像时间的移动一般深重浩大，无可抗拒……看看吧，整面天空，全都是到来，全都是消逝……

看着看着，渐渐疲惫了，渐渐入睡……

我说了这么多的云，是因为，在山野里睡觉，看得最多的就是云，睁开眼睛就是云。有时候也没有云，晴空朗朗，一碧万顷的。但是没有云的天空，是不能直视的，必得被那天空的极度明净刺激得流出眼泪后，才能看清它的蓝色和它的清宁。看着看着，云便在视野中形成了，不知是不是幻觉，于是闭上眼睛又沉沉睡去……

在庫委夏牧场，我总是没有很多的事情可干。我们家四个人，四个都是裁缝，有点活也轮不到我来干，但是像我这样不干活的人，又总是被看不顺眼。于是只好天天到外面晃，饿了才回家一趟。

河那边北面的山坡高而缓，绿茸茸的，一小片树林栖在半坡上，一直爬到坡顶的话，会发现坡顶上又连着一个坡，再往上爬，然后又会面对另一个更高的坡，没完没了的——当然，在山谷底下是看不到这些的，我们的房子离山太近，山又太高。

我曾经一个坡接一个坡地爬到过最高处，那里应该算是这附近的一个最高点吧。到达顶上时，视野开阔坦荡，群山起伏，满目都是动荡的事物。风很大。

在这山顶的另一端，全是浓密阴暗的老林子，和它相比，我们以前进过的森林最多只能算是一片一片的小树林而已。里面非常潮湿，青苔生得很厚，树木都很粗壮，到处横七竖八堆满了腐朽的倒木。我在林子边上朝里看了看，一个人还真不敢进去。于是我离开山顶，往下走了一截子，绕过山顶和林子转到那一面，结果大出人意料的是——如此高的山，那一面居然只是一个垂直不过十几米的缓坡，青草碧绿深厚，连着一处没有水流的山谷，对面又是一座更高的山。山谷里艳艳地开着红色和粉红色的花，而在我们下面木头房子的地方，花一般都是白色或黄色的。当然，野罂粟就是红色的，摇晃着细长柔美的茎，充满暗示地遍布在草地上；森林边上生长的野牡丹花，也是深红色的，大朵大朵地簇拥枝头——但要是和这片山谷海洋一般的红色花相比，它们的红却都显得那么单薄孤独。

我站在这面山坡的缓坡上，站在深过膝盖的草丛中间，越过眼下那一片红花海洋，朝山谷对面碧绿的缓坡上遥望，那里静静地停着一个白色毡房。在我的视野左边，积雪的山峰闪闪发光。

那天，我裹紧衣服，找了一处草薄一点瓷一点的地方，遥遥冲着对面那家毡房睡了一下午，半下午天气转凉时，才冻醒了，急急忙忙翻回山那边往家赶。

我经常睡觉的地方在北面那片山坡坡腰上，那里的草地中央孤独地晒着一块干燥向阳的白石头，形状就像个沙发一样，平平的，还有靠背的地方。但却没有沙发那么软，往往睡上一会儿半边身子就麻了——要是那个时候贪那会儿正睡得舒服，懒得翻身的话，再过一会，腿就会失去知觉。于是等到醒来，稍微动弹一下，就会有钻心的疼痛从脚尖一路爬到腰上，碰都不敢碰一下，只好半坐着，用手撑着身子，慢慢地熬到它自个儿缓过来。

这片山坡地势比较缓，有时候会有羊群经过（所以从山下往上看，会看到这面山体上纵列散束着无数条细而优美的羊道），四周烟尘腾起，咩叫连天的。只好撑起身子坐起来，在这羊群移动的海洋中，耐心地等它们过完了再躺下。而赶羊的男人则慢悠悠地玩着鞭子，勒着马，不紧不慢跟在羊群后面，冲我笑着，吆喝着，还唱起了歌。

——但是我才懒得理他呢！明明看到这里睡的有人，还故意把羊往这边赶。

在那样的石头上睡，一睁开眼睛，梦境和对面山上的风景刹那间重叠了一下，然后对面坡上的风景便猛地清澈了起来——梦被吮吸去了。对面坡上的风景便比我醒之前看到的更为明亮生动了一些。

外婆的早饭

一般来说，外婆吃过早饭都会睡一会儿觉的。睡醒了，屋前屋后转一转。然后，一般来说，还要再睡一觉，这一觉得睡到午饭做好了才能结束。吃完午饭后，一般来说，她老人家一定还得躺上一会儿。躺到半下午，睡得实在睡不着了，起来再屋前屋后转一转。然后，回到帐篷里，往床上一倒——一般来说，又要睡到晚上开饭时候……

白天睡成这样，那晚上干什么？晚上就开始玩了呗，一整夜。她睡的帐篷那边响个不停，有时会有“嘤嘤”一声，肯定是摔跤了，要不就

是弄倒了什么东西。

“吱！吱吱！”这声音源自一捏就响的橡皮小耗子（真后悔，当初给她买点别的啥不好……）。

“嚓嚓、嚓嚓、嚓嚓……”——正在给会跳的玩具小青蛙拧发条。

“啪哒、啪哒、啪哒……”——小青蛙开始跳了。

“窸窣哗哗……”——不用说，又在数她的私房钱。

有时候，各种各样的怪声音还会一路延伸到摆放糖果的小食品货架那边……也不能怪老太太嘴馋，闲着也闲着，不吃怎么着？而她老人家只要来了兴致，深更半夜也会旁若无人地唱歌，唱那种川味极浓的，调儿根本就不带拐弯的——招魂一般的曲子。好在我们也听习惯了。一般的人还真受不了呢。

总之一夜不得安宁，直到天蒙蒙亮了，才能疲惫地沉沉睡去，那时，天大的声响也惊动不了。

这个时候，外婆就开始起来做早饭了。

如果那个时候我醒着，会从帐篷缝里看到外婆一手拎一截小木桩（我们家的小板凳），一手捏着窄窄一溜儿桦树皮，弓着腰，慢慢地向炉灶那边走去。

为预防火灾，我家的灶砌得离帐篷比较远，在沼泽边的下风处。炉子很简单，三块石头往那儿一堆就行了，旁边还有一块大大的石头，上面很平，做饭时可以放些油盐酱醋。没有风的时候，我们也把它当做饭桌围着吃饭。炉灶旁边还支了个“人”字形的小棚，旁边是柴禾垛。

外婆引燃桦树皮，小心放在灶膛里，又添些碎柴掩在上面，拢着手罩上火苗，挡住风，等火苗慢慢地越燎越大，才轻轻地搁上木柴。然后置锅烧水，再淘米择菜。

就这样，清晨里，世界的第一缕炊烟在群山和森林间飘飘渺渺地升起了。我又朦胧睡去，梦里也去到了炊烟所抵达的最高处……

除了外婆，牧羊人和外地来收购羊皮的维族人、回族人也要早早地开始一天的内容。而在此之前，他们已经在路上走了很久了。早上多冷啊，他们裹着沉重的皮大衣，在清晨发白发亮的冷气里走着。草地被冻上了，泛着白霜，硬硬的，被踩得“嘎吱嘎吱”响。太阳还没出来。天空也白茫茫一片，整个世界清晰而冷淡。

这时，第一缕炊烟在群山和森林间飘飘渺渺地升起。如果我也是一

个远行的人，看到这种情景也会马上改变自己原来的方向，非常高兴地寻着炊烟去。

于是每天的清晨，在荒野里的火炉旁，总会围过来很多人烤火取暖。还有人远远地朝这边打招呼，急急忙忙往这边赶。他们紧紧地以炉灶为中心围坐一圈，高兴地说这说那，不时帮忙往炉子里添一块柴。稀饭沸开了，就赶紧帮着揭一下锅盖。每到那时，外婆就会进帐篷捧出一撮碗，为他们一人匀出小半碗滚烫的米汤，他们连忙感激地接过（虽然有些人忌讳汉人的食物。但拒绝像我外婆这样上了年纪的人——88岁了！——是没有礼貌的行为。再说，我们在民族地区待久了，差不多也就一样了嘛，再再说……多冷呀……）。谢个不停。然后在热气腾腾的水蒸气和柴禾烟里，很幸福地小口小口啜饮。这时，远处的天空也越来越蓝……突然，大地“轰！”地一片金黄。太阳从群山间升起来了！

似乎也在同一时刻，羊群的咩叫声和牛哞声突然密集起来，一声声长呼短应，整个草原都热闹起来。听着这声音，我们倦意更浓，犹在梦中。只觉得枕边一片透亮，被窝更加温暖了。偶尔眨开条眼缝，从帐篷缝隙里瞄到外面炉灶边的人们正恋恋不舍地，叹着气准备离开。远一点的地方有他们的牛羊，在朝阳里耸动着点点金黄。

外婆早饭的火炉多亲切啊，它砌进了多少寒冷行人最幸福的时光之中啊……

但是，正在最感动着的时候——

“大懒虫小懒虫快起来！——太阳晒屁股啦！都睡一晚上了还没有睡够？……”

——真让人窝火！也不知是谁让我们睡一晚上都没法睡够的！

但这时候要是再不起来的话，就有顾客钻进帐篷掀被窝买东西了。没办法，我睡在柜台上，我妈睡在货架下。都不大雅观。

我们便哈欠连天地下床，迷糊着眼睛穿戴梳洗。但是看到稀饭已经盛出，新新鲜鲜、热气腾腾地搁在炉灶边那块大石头上，三碗稀饭间摆着一碟子泡菜，刚捞出来，水淋淋的，不禁让人精神一振，好心情伴着好胃口全来了。

我们一边喝稀饭，一边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似的问道：“咦，你什么时候把饭给做好了？”

她得意的呀——